



新疆
少数民族
工艺美术
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 [研究卷]

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



伊明江·阿布都热依木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新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
研究卷
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

伊明江·阿布都热依木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 / 伊明江·阿布都热依木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5.6
(新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 研究卷)
ISBN 978-7-5469-6553-6

I. ①新… II. ①伊… III. ①维吾尔族-手工艺-工
艺美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4197 号

新疆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

策 划 人: 吴晓霞

责任编辑: 吴晓霞

责任校对: 李 瑞

封面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王英强

责任决审: 于文胜

责任印制: 刘伟煜

著 者 伊明江·阿布都热依木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6553-6

定 价 36.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 (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前言

维吾尔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同祖国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是中华民族工艺美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维吾尔文化的核心之一，是维吾尔族人在长期的生活历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食粮；它伴随着维吾尔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为生活所用，体现着物质的文明。历史的长河流向今天生活的海洋，长期的积淀发展成就今天优秀的艺术传统，在浩繁的民间手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表现着维吾尔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趣，即使是一个粗瓶陶罐，一匹印花布，或妇女头上所戴的花帽、围巾，小孩子的摇床，无不呈现出维吾尔民族的风尚和民族之情。

维吾尔族手工艺是民族的，是地方的，当你深入到一个地区，便会从人们的衣着打扮、居室陈设和日常器皿中窥见其人文风情、精神面貌和物质文化。从一顶花帽中我们就能分辨出他是哪个地区的人、住在何处。人们的审美就是这样光彩夺目，又深深浸透在生活的事物之中。

维吾尔族手工艺是乡土的。乡情、乡音、土风，它熏陶着一方人，也培养着一方人，通过唾手即得的材料，率直地表达其美意。就其整体而言，它大多数是粗、俗、土；

殊不知，粗非拙劣，俗非平庸，土非孤陋。维吾尔手工艺之可贵，正贵于其粗、俗、土。乡土情意，乡土气息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心底的美，表现着最坦直、最真诚的感情。

总之，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重要组成部分，以灿烂多姿、丰富多彩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中国文化，为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社会（情境）氛围………… 1

第一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地理氛围 / 1

第二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文化氛围 / 4

第三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经济政治氛围 / 12

第二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品的类型及特点………… 21

第一节 纺织品 / 21

第二节 木制品 / 54

第三节 金属制品 / 66

第四节 陶制品 / 76

第五节 建筑装饰、雕刻 / 80

第三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美学考察 …… 89

第一节 维吾尔族多样统一的文化结构对手工艺品的美学思想的影响 / 89

第二节 原始宗教文化的审美思想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影响 / 92

第三节 吸纳与借鉴——其他宗教文化的审美思想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影响 / 96

第四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品的文化特征………… 103

第一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社会意义 / 103

第二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与民俗文化 / 105

第三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与伦理思想 / 107
第四节	维吾尔族传统手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 113
第五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色彩、装饰、图案艺术 119
第一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艺术品的色彩及其文化意义 / 119
第二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艺术品的装饰形式、图案和风格 / 128
第六章	维吾尔族著名手工艺人生平考察…………… 134

第一章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

社会（情境）氛围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从酝酿诞生到发展，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维吾尔手工艺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性格特征，之所以能体现出光彩异趣的文化底蕴，这主要是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了生产、生活环境（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以及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内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存在状况的影响和制约。总之，这一切因素相互混合、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种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产生的合力和催化性作用的氛围和条件，离开了这些，我们对维吾尔手工艺文化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将无从解释和考证。

第一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地理氛围

当我们轻轻地打开世界地图，人类历史上地理位置最大的板块——欧亚大陆立刻呈现眼前。

在那辽阔无垠的茫茫草原、戈壁上，到处都留下了西域先民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创造的文化遗迹——古城、古墓以及成千上万种多姿多彩的手工艺制品。

新疆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着巍峨绵延的崇山峻岭，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水草丰美的草原牧场和物产丰富的绿洲平原。以“三大山系包两大盆地”的地理形势，即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特征。

天山山脉自东至西横亘于新疆中部，高度为3500~4500米，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把新疆分成南北两片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区域。天山上终年积雪覆盖，银装素裹。在天山中间有许多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山间盆地和绿洲。伊犁、博乐塔拉、焉耆、拜城、吐鲁番、哈密等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珠镶嵌在新疆。客观地说，天山对于新疆古代文明的起源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阿尔泰山雄居于西域的北部和东北部，呈由西北向东南的走向。阿尔泰山又名“金山”，高度为3100~3300米，西来的水汽正对着山体的南坡，故这里夏季雨量充沛，草木繁盛，气候宜人。

昆仑山矗立于新疆南部，呈由西北向东南的走向，古时称其为“南山”，以产

玉驰名，平均高度为 5500~6000 米，是中国大陆中部地形的骨架，有亚洲脊柱之称。

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为北疆地区，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盆地中心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其间绝大部分由固定或半固定的沙丘构成。源于天山北坡和阿尔泰山东南坡的大小河流和湖泊，滋润和养育着盆地周围的草原和绿洲，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是北疆最大的河流，这两条长河及其支流两岸，几千年来就是西域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

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为南疆地区，在这里静卧着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盆地的地貌景观颇具特色，近山为大片戈壁和沙漠，其外缘是散布在沙漠周围大小不等的绿洲宝地。从天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流向盆地的一条条河流，汇集成了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全长 2000 千米以上，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自西向东浩浩荡荡地奔流，最后注入罗布洼地，形成了西域历史上有名的罗布淖尔湖，然而如今它已被无边的沙碛所吞没。唯有古楼兰人遗留下来的文物与废弃已久的官邸遗址，依旧向世人展示着它们昔日的辉煌与风采。

南疆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几大绿洲如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哈密等绿洲，都有大片的良田沃土，阡陌纵横。然而，绿洲之间被流动的沙丘时断时续的阻隔，形成诸如丹丹乌里克、尼雅、安得悦等古遗城。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北、北面、西面和西南面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接壤，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千米，它的东面和南面与我国的甘肃、青海、西藏相邻，中国新疆是两河流域、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中原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

综合以上，新疆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各异的基本风貌。由于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因而大漠边缘的绿洲成为东西方来往僧众、商旅的群集之地，但这些绿洲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中间隔一沙漠。故此，这种绿洲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性和孤立性是造就民族文化呈现纷繁之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新疆地域广阔，来自东西方的贸易商品、人员、文化等的交流使得丝绸之路上并存着多种文化，他们彼此之间有意或无意地互相学习借鉴，有选择地模仿吸收对方文化的内容。

此外，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还营造了南北疆农牧业经济的自然划分。经济是文化产生的根基，故新疆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特色与其神奇而又独特的地理状态和生存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疆的这种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为造就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体系特有的地域性特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不论是实用性的手工艺还是纯属于观赏性的手工艺制品，当时的居民均能因地制宜按照各地不同的环境及其气候特点来创设和制作。如林区以木，山区以石，猎区以革，就地取材，物尽其用。正因为如此，新疆各地的手工艺制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在手工艺制品的材料和手法工艺；第二是手工

艺品的装饰方面；第三是手工艺品的设制和结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特征。

从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中实用性的手工艺品及一些考古挖掘出的手工艺品的造型、材料、外观、功能及装饰等诸方面看，维吾尔族手工艺品既体现了地域性的个性特点外，又反映了生活于不同地域社区及民俗文化场合的功能性差异。正是新疆的这种沙漠、半沙漠、绿洲等地理自然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维吾尔手工艺品发展主流的不同及发展支流的相异。像南疆维吾尔手工艺制品与北疆维吾尔手工艺制品就有一定的区别。

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土壤、水源都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在此，农业生产繁盛社会发展阶段也较进步。随着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维吾尔手工艺制品是以此为主发展起来的。如，织布、织丝业、金属制品、陶制品等这些手工艺品的材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农本经济的特征。而北疆地区气候湿润、降雪量大、水草丰富、畜牧业比较发达。这种地理自然因素使得北疆地区的维吾尔手工艺制品以皮革制品、毡类制品颇多，特点是制作细腻、装饰繁多。

总之，自然气候环境决定了维吾尔族生存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民族性格。对于其手工艺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不与其所在地区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这种影响对于手工艺文化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节 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文化氛围

在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发展史上除了独特的地理风貌的影响外，还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景观的影响。这种文化景观对维吾尔手工艺文化的影响是最不容易忽视的因素。客观地说，维吾尔族手工艺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周邻诸民族、诸地区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酝酿产生及发展成熟的。

山脉、沙漠制约着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交往，但是人类并没因此而退缩。为了生存而掠夺财富，为了交换农牧手工产品而相互奔走，这就势必要发生联系，久而久之，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种和民族的普通市民、牧人、商人往来于这块土地——西域，他们一站接一站，像接力棒，似江河中的后浪与前浪，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等进行交换介绍。从东到西，以儒家、道家学说为传统的中原汉民族文化，从西到东，印度文化、阿拉伯及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碰撞交织下，形成了维吾尔族的文化特色。维吾尔族发展的历程中，曾接受和信仰过多种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祆教、景教、道教及伊斯兰教等。这些宗教文化在流行和传播中影响了维吾尔族的人生观、宇宙观及审美观的形成和确定。而这事实上就等于在根本上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的风格特色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具体手工艺制品的创作，首先就要受到人们特定的时空观、人生观及审美观等观念的支配，这一点维吾尔族也不例外。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索着人类起源时期的种种情况，在艺术领域里，各类艺术活动如何产生，他们开始的具体形态、性状如何，他们的原始观念是怎样的，这一切是那样的神秘。他似乎深藏在历史的帷幕后边，使人隐约可见又绝无看清的希望。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史前期就有了多种艺术的原始形态，如绘画、音乐、舞蹈等。这些原始艺术最初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那么，手工艺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个特殊门类，它的起源是明确的，而且比任何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更早地来到人间。作为一门实用造型艺术，它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摆在我们面前的原始人亲手制作并使用的各类工艺品，历史无法改变它们的真实本质，手工艺品是伴随着人类本身一起产生的。同样，当时的居民的历史也是从制造工具

开始的，任何工具的制造都是新疆古代居民根据当时的劳动需要和能够驾驭的物质材料制造出来的。他们在长时间劳动实践基础上开始产生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初思维，对日常活动中反复实践和反复感受的事物具有了一定的概括和联想能力。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如日、月、雷、电、水、火等自然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梦等。这些思维便形成了他们对自然、对社会最初的认识观，由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这种认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成为原始宗教，其表现形式就是新疆古代居民最早的艺术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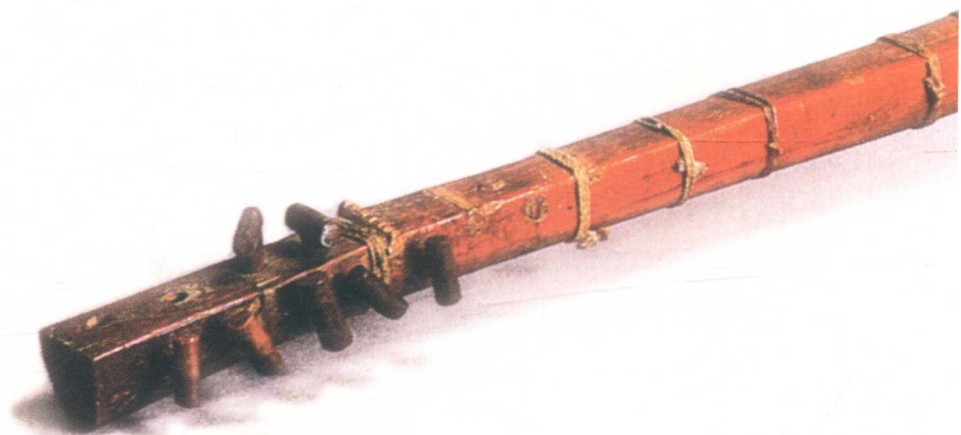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的西域，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很强。于是，自然便成为了人们首先崇拜的对象。任何一个部落群体和种族集团的思想文化观念都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对各种自然物、自然力产生敬畏，进而将它们人格化，赋予它们以生命、意志、灵性和神奇的力量，作为神灵加以崇拜，并期望通过祈祷、祭祀、舞蹈、音乐以及创造各种工具用品等活动对它们施加影响，以表示敬畏和取悦，祈求佑护和降福消灾。

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现象。在新疆古代居民尤其是在从狩猎游牧生活的早期，就开始崇拜蓝天、太阳、星星、月亮、山、河、风、雷、电、动物、植物等客观自然物。日月星辰有序的运转，植物生命的生长和枯败，动物的生存和死亡，各种事物的存在状态以及它们那些令人惊讶的目的性的功能等，往往使人感到迷惘不解。正是对不可感知对象的向往，促成了他们对自然对象的崇拜和依恋，乃至出现极为发达的植物、动物的生命崇拜和巫术行为。这种崇拜感、依赖（恋）感就是观念上的“自然的人化”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与人，生命一体化，也就是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西域岩画的分布遍及天山南北，而动物岩画几乎到处可见，成为了西域岩画的主体形象。其中羊岩石最多，羊与新疆古代居民息息相关，羊在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已经成为了他们神圣而又神秘的崇拜对象之一。此后数千年，他们对于羊的感情仍然建立在原始人羊崇拜观念的基础上。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古墓中出土的残锦，其中图案为“对羊纹锦覆面”与“对鸟对羊树纹锦”而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在维吾尔族最常见的花毡图案中，有一种小公羊式的图案，它是在一个或两个菱形格中左右对称地布局一对双角公羊头纹样，

在其他三角形格中对称的公羊纹样。

众所周知，西域的石窑艺术堪称西域佛教文化的“艺苑妙境”，突出反映了各地





佛教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全貌,也较生动地反映出了音乐、舞蹈及工艺美术等的情况。在数量不等的石窟、寺庙及墓葬中,我们已发现了丰富、直观的手工艺品。就总体而言,除了相当发达的编织工艺、木工艺、珠宝工艺、雕刻工艺外,在陶工艺、石工艺和金属工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其艺术创作表现出极度丰富的形式和内涵,形式上既单一又多样,风格上既有强烈的地方民族性又具有浓郁的外来性。除此以外,浓厚的宗教色彩从始至终贯穿着其作品,其作品又几乎都将宗教作为艺术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人物、动物、器皿等,都蕴含着某种宗教意味和异地性。如1959年在民丰县发现的东汉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件蓝色印花蜡染棉布,图案为一半身裸体的人物像,带璎珞,手持一长筒卷状物,有头光,具有明显的佛教艺术色彩。另外,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染织品图案主要有对狮纹、对鹿纹、对羊纹、棋纹、联珠鹿纹、联珠对鸟纹等,其中联珠对鸟纹、联珠鹿纹等具有浓烈的波斯风格。在大量的各类泥塑、陶器中不仅较生动地显示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如:在吐鲁番挖掘的泥塑“镇墓兽”“人头豹身镇墓兽”及彩绘的陶碗、罐、杯的黑红白彩莲纹、霞连纹图案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工匠的造型手段的夸张,强调变形及佛教艺术常采用的图案莲纹及雕刻精美的各种神像。

纵观现存的新疆古代居民在信奉佛教时期的手工艺品,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工艺特征,而且也能看到宗教艺术的各种特征。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信奉佛教时,其手工艺术所表现的形式或内涵都有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宗教性的观念。

在当时,西域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其他的宗教并存,如摩尼教、祆教、景教、道教等。新疆古代居民以相当恢宏的大家气度和宽容精神,充分吸收和借鉴着各种宗教精妙的教义,尽管观点存在着分歧和对立,但在实际活动中彼此容忍,相互尊重,因而产生了新疆特有的多元文化。下面,我们对景教、道教做一个阐述。

唐王朝贞观年间,一种脱胎于西方古代基督教的教派——聂斯脱利派兴起。此教约形成于5世纪上半叶,创始人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叙利亚人。在6世纪左右,聂斯脱利教由波斯传至中亚、印度和西域。传入中国后,被习称为景教。

景教在宇宙世界观上信奉着二元论的宗教哲学,而与正统的罗马天主教有一定

的区别。在基督论的问题上主张“二性二位说”，除与主派“一位论”观点相对立外，其他教义、教规、礼仪与基督教大体是一致的，以《新约圣经》为根本经典。该教与罗马天主教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 不承认玛丽亚为上帝之母，故不礼拜圣母。这是天主教攻击该派的依据。2. 不用偶像，但保留十字架。3. 不承认死后涤罪说，但容许教徒奉祀祖先。4. 耶稣基督用“三位一体”说来解释，而景教圣父、圣子是神，同时还是人。显然，上述不同之处使得景教遭受排斥和打击，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西域，景教徒的宗教生活相当丰富多彩，宗教节日、礼仪都得到遵行，其独特的景教文化也得到了保留。高昌地区的景教徒与其他教教徒生活在一起，虽然当时推崇佛教，但对其他宗教并不歧视，不加排斥。不同宗教的和平共处，使得各种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撞击，综合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形式。景教虽没有像佛教、摩尼教一样留下大量的文化遗迹，但在高昌景教寺院遗址中发现的那幅著名的“圣枝节”壁画，足以说明景教文化对维吾尔文化的影响。由于现今已很难找到完整的典型的景教文化影响下的手工艺品，因此我们也很难准确地推知，景教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景教与佛教文化的互渗对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渗透。

上文所述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多种宗教在西域流行之时，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随着中原汉民族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也传播流行起来。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叶，此后便逐渐成为势力范围及影响力不次于佛教的又一大宗教。据现存考古文献记载获知，在较早的历史时期，部分当地居民已皈依了道教。如“西即鳖思马大城（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12千米破城子）王官、士庶、僧、道数百教、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侍坐者有僧、道、儒。”

从其中“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一语看，鳖思马一带的道士当为部分新疆古代居民。

道教传入西域以后，很快与当地的佛教思想相互融合，相互吸收。虽然道教文化在西域的遗留不多，但从少数出土文物来看，其影响力的大小，如在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绢画，“女娲伏羲图”中伏羲、女娲下身成蛇形缠绕在一起，伏羲持矩，

女娲持规，背景是日月星辰，表达了阴阳结合，衍生天地万物的道家思想。再如，在阿斯塔那1号墓中所出“西凉建初十四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中就有“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书物树前朱雀，后玄武”，“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用语。在阿斯塔那303号墓中发现有一件随葬的道教“符篆”，从中可以看到道教文化在西域的痕迹。另外，在随葬品中多见佛教用语与其他道教术语并存的现象，这表明，佛、道两种文化信仰在西域相汇聚，共同成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这一点对他们的艺术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新疆古代居民的这种多样统一的宗教特点，促成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多样化统一的特点，从而也使其手工艺艺术显得丰富多彩，生动迷人，美学思想博大精深。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的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大规模地来到了西域。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不仅与原有的文化形式发生了交融，而且给当地各种文化的发展及风格的再塑创造了崭新的时代契机，使得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以多种宗教文化渗透影响的状态向独一的伊斯兰教文化氛围转型。

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教义和伦理道德规范。对于维吾尔族的文化来讲，既是延伸和扩展，又是新的、质的飞跃。

由于伊斯兰教思想，真主安拉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任何人都不能再创造物质形象。从这一方面讲，伊斯兰教从根本上反对偶像崇拜，也不允许任何人凭自己的想象来创造安拉及其他有生命之物。正因此，在其思想影响下，艺术创作被严格地限制在无生命的、抽象的事物上进行，故伊斯兰艺术只能在建筑、纹饰、园林、手工艺品、诗歌等领域发展。就其伊斯兰手工艺品来讲，以抽象性的表现和繁缛刻意的装饰成为了其最大特色。就艺术的形式而言，伊斯兰手工艺品注重整体与局部、弧线与直线、简洁与繁缛、造型与装饰、文字与图案的统一，将审美和实用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上述伊斯兰教思想及艺术特色，对维吾尔族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伊斯兰建筑、工艺、书法成为维吾尔族伊斯兰艺术的三大支柱。

综观上述的多种宗教文化，伊斯兰博大精深的教义及严格的仪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催化和促进了维吾尔族手工艺的发展，并为艺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持续不断的表现时间。可以说，这种多样化的宗教文化和维吾尔族手工艺文化之间有着血与水般的不解之缘。一方面，它们互助互利、互促互进、交相辉映。另一方面，